G
128
H561H7
16x5
v.2

闢道錄卷中

長安强振猷
受業門人廣平申涵盼同校
姑蘇徐乾學

眞心實理要人識得守得

或問心曰性情之主問性曰仁義禮智問情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問道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别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問學曰明善問其目曰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問五者之

要曰主敬問主敬之目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凡履所舉皆古今常理聖賢成法既爲常理便是千古不易的既爲成法便是萬世無弊的舍此而言便是異端便是邪說終爲名教之罪人也

橫渠曰孔子煞喫辛苦來和靖曰古來唯孔子好學皆知聖之言也

顏嘆曾唯火候一般

顏齋心曾守身豈有精粗之別

顏之一嘆在四勿之後曾之三省在一唯之前

顏子仰高鑽堅曾子臨深履薄工夫何等緊策何等痛切何等迅發何等貼實眞是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也

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又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是難莫難於孟子易莫易於告子漸莫漸於孟子捷莫捷於告子學者學爲孟子乎學爲告子乎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仁豈可偏屬之內告子未嘗知仁義豈可偏屬之外

告子未嘗知義仁義性之本體也仁非內義非外性之所以無外無內也告子未嘗知仁義以告子未嘗知性

告子以食色爲性以欲爲性也只教人縱欲孟子以仁義爲性以理爲性也只教人循理

甘食性也紾兄之臂而奪之食亦得爲之性乎悅色性也踰東家墻而摟其處子亦得爲之性乎大抵戰國時人欲橫流天理滅沒皆以縱欲爲率眞循理爲作僞一時淫詞邪說只要抹煞天理回護人

欲如告子芻狗仁義任人弁髦禮法向非子輿氏極力論辨綱常名教竟不知飄汨何極矣孟子之功不在禹下豈虛語哉

不忍觳觫仁之端也擴而克之而仁不可勝用也不屑呼蹴義之端也擴而克之而義不可勝用也孟子千言萬語只是發明性善仁義二字是直指本體擴克二字是直指工夫七篇大意皆是如此

一是統體之太極貫是各具之太極

吾儒一以貫萬異端一以廢百

易之數八範之數九自一而八自一八而八八自一而九自一九而九九理一而分殊也由八八而一八由八而一由九九而一九由九而一分殊而理一也一八一九八八九九數雖異而理則同

論語曰毋意大學曰誠意葢毋意之意只是不誠之意不誠之意不可不無誠其意者正是要無這不誠之意耳意者心之發所謂念頭是也這念頭有善有惡善念頭不可無惡念頭不可有一槩有也不得一槩無也不得一槩有勢必至於只有惡而

不有善一槩無勢必至於只無善而不無惡此論
語所以紀無意而大學所以貴誠意也
隱對費言以云藏也微對顯言以云密也分明有箇
物事非空虛杳茫全無着落之謂也
中者天下之定理庸者萬世之常道唯中故庸唯庸
故中鄉愿似中而非中似庸而非庸竊中庸之名
者也二氏不中故不庸不庸故不中反中庸之實
者也
在天曰命在人曰性謂之命必有所以賦於人者謂

之性必有所以受於天者原是實實落落人人具足物事若云一切都空一切都無不知天所賦於人者何在人所受於天者何在無所賦無所受何以謂之性何以謂之命耶性命二字都解說不去矣

朱子曰、有天地後此氣常運有此身後此心常發要於常運中見太極常發中見本性離常運者而求太極離常發者而求本性恐未免釋老之荒唐也

至哉斯言爲後世學者慮至深切矣

程子曰善觀者卻於已發之際觀之子曰善養者卻於未發之前養之程子恐人討索於未發撓其體也愚意恐人安排於已發滯其用也

纔學孔孟便要勝似孔孟纔學程朱便來鄙薄程朱於孔孟何傷於程朱何傷止謂之狂妄無知而已

老氏竊弄闔闢芻狗天地釋氏塵芥六合土苴萬物不敬之罪孰大于是

老氏要無到底無他不得佛氏要空到底空他不得吾儒有還他有實還他實是曰率性是曰循理是

曰盡性至命

明明有卻要說無其於有何明明實卻要說空其於實何

老氏無只無理不會無欲佛氏空只空理不會空欲吾儒有的是理無的是欲實的是理空的是欲

韓子在用上闢佛老謂其既無用怎見有體程朱在體上闢佛老謂其原無體安得有用程朱三夫子皆拔本塞源之論而昌黎原道亦大中至正之理也

天下之可知者即其不可不知者也吾道是也天下之不可知者即其不必知者也佛老是也

仙家認器爲道溺于有佛家離器言道墮于無老氏以氣爲性無理之氣也佛氏以心爲性無理之心也聖人之學心學也即性學也性者理也無無理之性理者善也無不善之理二氏不明善焉能窮理不窮理焉能知性無理二字是他根本上病痛也

今之學者紛紛言心言性言道不知旣丟卻理字千

○○○○○○○○○
　說萬說總無有一是處

○○○○○○○○○○○○○○○○○○○○○
丟過這理字更有甚說得會得這理字更有甚說得

吾儒以二氏爲虛無二氏亦以吾儒爲虛無吾儒謂
二氏不認自家本來的實有二氏亦謂吾儒不識
自家本來的虛無大都二氏持彼之虛無以抑吾
儒之實有又借吾儒之虛無以崇彼之虛無不知
吾儒之所謂實有彼不得而窺測之吾儒之所謂
虛無彼亦不得而混亂之也

吾儒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

卦又曰、無極而太極太極生二五二五流行化生萬物老氏曰、谷神不死是曰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佛氏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彫宗旨迥然不同不可不辨

這道理、無容毫髮滲漏毫髮差池這工夫、不可些微鶻突些微散漫

只合平平着眼實實下脚新奇意思一些都着不上槁木頑石放在匣膜裡也是死物正使捉拿得住亦安所用禪客偏要如此

喫飯着衣便是莫大勾當另外有神奇否有玄妙否釋子撐眉竪眼只是謾已謾人

不踰矩之心即心即矩也不違仁之心即心即仁也道心也天理也踰矩之心離矩爲心也違仁之心離仁爲心也人心也人欲也即心即矩即矩即心即心即仁即仁即心非心外有矩亦非矩外有心非心外有仁亦非仁外有心也離矩爲心將離心求矩離仁爲心將離心求仁離心無所爲矩離矩亦安可爲心離心無所爲仁離仁亦安可爲心也

此天理人欲之辨人心道心之分也
吾儒言心便是言理言理便是言心言理便不離氣言氣便不離理故心爲理義之心而非佛氏空靈之心氣爲道義之氣而非老氏精神之氣蓋吾儒之心有理之心佛氏之心無理之心吾儒之氣有理之氣老氏之氣無理之氣吾儒之心之氣不得在天理之外二氏之心之氣不曾在天理之中吾儒心卽理也氣卽理也與理爲一二氏心自心也氣自氣也判理爲二二氏不知天理爲何物吾儒

不知天理之外爲何物

天理者天然自有之條理天敘天秩天命天討是也

天理本有善而無惡唯有善無惡故好善惡惡好惡情也好善惡惡性也聖人代天理物經世宜民是是非非善善惡惡辨之井然而不淆處之秩然而各當賞罰以持一時之平褒貶以維萬世之公皆由此道也釋氏以無善無惡爲本體以好善惡惡爲情識夷是非善惡而一之爲平等爲圓妙纔有辨別揀擇於其間則曰分別心曰人我相儱侗

混淆顛倒錯謬操斯術也雖接一物處一事亦有所不能況可以宰世經物而冀其區置咸當乎每見世之自命爲豪傑者其身三綱五常之身也其位致君澤民之位也負家國天下之責而復窮年肆力於若曹之說而恬不之返是果無所分别之說竟可以治萬有不齊之天下而無弊耶吾不知其所見安在也

禪家拿來拿去不過一團空氣弄來弄去不過一點靈明天理二字未曾夢見

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只是天理二字

天理是自然恰好的物事若有一毫意思安排一毫意見夾雜便不是天理了

憑虛臆揣度用虛譚湊合總非實際

釋子飜騰萬狀播弄千般玄之又玄妙而又妙說之可喜可愕聽之可想可參儘竦動人儘鼓舞人但中間没些子實理飜來覆去只不柰自家一點精靈何耳先儒所謂虛頭帳也

禪家不着有不着無卻着不有不無不倚色不倚空
卻倚非色非空不思善不思惡卻思無善無惡

天理者不容一物而物物咸具者也不容一物何以謂之障不容一物而實物物咸具又何以謂之障止可以欲爲障不可以理爲障欲是本無的理是本有的本無的始謂之障本有的如何謂之障本無的添一毫是增一重障減一毫是撤一重障本有的一毫也添不得何處增得一重障一毫也減不得何處撤得一重障既謂之本有便不得謂之障

既謂之障便不得謂之本有佛家以本無者爲性以本有者爲障總是本有者本無者辨得不明認得不眞耳

冲漠無朕即萬象森然障在何處萬象森然即冲漠無朕障在何處無朕者本自無朕也無容于障也森然者本自森然也無容于障也豈冲漠無朕之外另有一物爲冲漠之障乎或另有一物爲冲漠所障乎萬象森然之外另有一物爲萬象之障乎或另有一物爲萬象所障乎借曰有之則寂焉必

不能冲漠無朕感焉必不能萬象森然以障故也
障冲漠者非冲漠也障萬象者非萬象也佛氏不以障冲漠障萬象者為障而以冲漠萬象為障彼誠不知冲漠萬象之為本来之物而欲一切掃而去之誤以非障者為障而以障者為非障也亦終其身于障蔽而已

佛氏論緣業以誘愚氓其為害淺談心性以惑賢智其為禍深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也

釋氏既不肯認他合下俱有的又如何肯做他分内

當爲的

心事本一二之便不是

高者入于釋老卑者流于申韓皆是不知循理之故

理者大中至正一定不易之天則若能循理焉有

二者之病

告子曰生之謂性朱子曰生之理之謂性儒釋之辨

在此

心外無事事外無心心卽理理卽心事卽理理卽事

有何內外有何精粗一空則都空一實則都實一

是則都是一非則都非釋氏視事爲心外之事而事無心之事視心爲事外之心而心無事之心夫無心之事尚可以爲事乎無事之心尚可以爲心乎事無心之事心無事之心是果心事有内外之殊事理有精粗之别而可以舍此取彼乎弗思甚矣

有物必有則物只是氣則便是理與生俱生一齊俱有不待安排無容造作所謂天則也如明聰是耳目的天則忠孝是臣子的天則若視不明聽不聰

便欠缺了耳目的天則事君不忠事親不孝便欠缺了臣子的天則視思明聽思聰是復還耳目的天則事親孝事君忠是復還臣子的天則是之謂復性是之謂循理是之謂存心是之謂踐形是之謂盡性是之謂至命聖人教人非求其所本無迺全其所固有耳釋氏將這天秩天敘自然恰好的條理都不承認只守着他昭昭靈靈的一點靈明便以為明心以為見性杳茫空蕩毫無着落毫無依據終日閉眉合眼都只養成一箇癡呆麻木漢

以至遺棄事物滅絶倫理病狂喪心無所不至其骨髓上病痛只是認氣爲性而不認理爲性殊不知既無理矣則其所謂性者尚得謂之性乎哉亦誤甚矣

精的就在粗的上微的就在顯的上若無粗的那精的無處湊泊無顯的那微的無處掛搭佛氏每遺粗言精離顯語微夫既無粗矣又安有精既無顯矣又安有微乃猶侈然自命曰我但用力于精深微妙之處而不屑屑于形器之末沾沾于耳目之

前噫抑未知微顯之無間精粗之一致形而上形而下著之一以貫之也

無形而有理無而有有理而無形有而無有而無不滯于有無而有不墮于無吾儒以有無爲一即有即無即無即有異端以有無爲二無中生有有外尋無

釋氏只是虛吾儒只是實釋氏只是無吾儒只是有

釋氏言虛吾儒亦不諱言虛釋氏言無吾儒亦不諱言無但吾儒之虛非彼之所謂虛吾儒之無非彼

之所謂無蓋釋氏離實言虛虛而虛也吾儒卽實卽虛虛而實也釋氏離有言無無而無也吾儒卽有卽無無而有也吾儒虛而實虛在實中無而有無在有中至虛至實無實非虛至有至無無有非無也釋氏虛而虛虛在實外無而無無在有外實非其實虛亦非其虛有非其有無亦非其無也吾儒皆是釋氏皆非吾儒皆得釋氏皆失虛實有無一以貫之也若曰禪家悟上而遺下無用而有體是二本也何以爲體用一原何以爲微顯無間程

子謂釋氏唯務上達而不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誠本原之論

吾儒以欲爲蔽只要無欲迺無其所本無者也無其本無實有其本有禪家以理爲障只要無理乃無其所本有者也無其本有卻有其本無

吾儒存的是一點天眞異端存的是一種妄念吾儒養的是一團義理異端養的是一箇精魂

釋氏以物爲性吾儒以則爲性物氣也則理也理者天理則者天則

佛氏曰、放之自然、體無去住、又曰、縱心所如、無不元
妙、吾儒首禁的是放、佛氏首要的是放、吾儒首禁
的是縱、佛氏首要的是縱、彼不知這物事、操之尚
恐至於放、何況於放、存之尚恐至於縱、何況于縱
不患不放不縱、只患不操不存、操則儒、放則佛矣
存則儒、縱則佛矣、一操存則失者以得、死者以生
由此而賢而聖、而幾於天矣、一放縱則得者以失
生者以死、由此而愚而狂、而等於獸矣、此其關係
豈眇小哉

心一也操存便是道心舍亡便是人心放的便是人心求的便是道心一存一亡一求一放道心人心判於此矣

吾儒得手後只是實落異端得手後只是虛空

聖賢悟後纔覺得難狂禪悟後翻覺得易

謹言愼行卽是存養之要

吾儒謂天之所與我者爲降衷之恆性本來純粹至善無有夾雜卽所謂天理也然或拘於氣稟蔽於物欲則不能有善而無惡聖賢教人以復性之方

○存理遏欲○去惡爲善○在在持養○時時省察○以復其○賦畀之初○衷使靜焉○體全動焉○用著無非至善之妙而後已○聖賢之明物察倫○盡性至命○無不在此○乃禪家則目之爲麄行○爲外道○爲業識○爲無明○爲生滅心○爲輪廻刼○必要此中頑然一念不起○不着色不着空○不思善不思惡○如槁木○如冷灰○而後爲言思路絶之上乘○爲非想非非想之正果○故其立教也○只要虛空○只要超脱○謂當下便是這箇○一切皆是這箇○不假一毫功力○不須一毫防閑○不必分

別是非不用揀擇善惡一任靈明圓覺便是最上法門慾熾情流都是道妙放僻邪淫都是作用壞理滅倫亂常禍道其爲世道人心害可勝言哉此從古有道仁人每有所大不忍於中而無能已於爭辨也

儒者曰有理有欲有善有惡有陽有陰有君子有小人要十分分別要十分揀擇分別知至至之揀擇知終終之存理遏欲去惡爲善扶陽抑陰進君子退小人是之謂大中是之謂至正是之謂盡人合

天範圍不過曲成不遺皆此道也佛者曰無理無欲無善無惡無陽無陰無君子無小人無容於分別無容於揀擇分別是幻想揀擇是妄念無分別心亦無無分別心無揀擇心亦無無揀擇心何存何過何去何爲何扶何抑何進何退是之謂兩忘是之謂平等是之謂一切圓妙滅絶倫理掃除紀法職此故也明乎其爲聖爲凡爲人爲獸而後知可聖不可凡可人不可獸凡知趨於聖人恐墮於獸是率天下而聖賢之也忘乎其爲聖爲凡爲人

爲獸則將可聖可凡可人可獸聖不嫌夷於凡人不妨侔於獸是率天下而禽獸之也儒者之道幷然天秩燦然天敘可以治天下可以垂萬世佛者之說一切都幻一槩都空不可以行一時不可以了一身然則儒佛二者正自不難辨也

教之以堯以舜人尚不堯不舜不教之以堯以舜人誰肯爲堯爲舜戒之以桀以跖人尚爲桀爲跖不戒之以桀以跖人誰肯不桀不跖無善無惡四字足以禍萬世之天下而有餘矣

本有的天理斷不可無本無的人欲斷不可有這界限要看得極分明這關頭要守得極牢固此事非關小可也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只無人欲無人相無我相無前念無後念併無天理矣無人欲實有天理無天理却有人欲此儒佛之異也

一切超脫則絶聖棄智病於空兩下含糊又藏垢納汚病於雜

修身在正心正心在誠意吾儒之說也動意則乖擬

心則差釋氏之說也

吾儒謂天理在人事中理事合而爲一異端謂天理在人事外理事析而爲二

太極生二五二五生萬物所謂吾儒本天依空立世界想澄成國土所謂釋氏本心然吾儒之所謂天卽吾儒之所謂性而非釋氏之所謂天也釋氏之所謂心乃吾儒之所謂意而非吾儒之所謂心也釋氏以心爲性非其性矣以意爲心非其心矣

吾儒之異於釋氏祗是一性字吾儒以理爲性釋氏

以氣爲性

天地人物一理而已聖人窮理故同乎天地萬物之性而爲聖人之性釋氏滅理故異乎天地萬物之性而爲釋氏之性窮理者全其眞滅理者喪其本也

妄想戕賊本眞客慮損傷元氣

佛家頓漸二法未爲不是但其所以頓所以漸者無有是處此所以與吾儒不同也

吾儒言生指的是生理言理兼言氣異端言生指的

是生氣言氣不言理異端只言所生所生只是氣生之謂性是也吾儒必言所以生所以生乃是理生之理之謂性是也

吾儒言理原不曾離却氣離却氣亦無理矣佛氏言氣只要丢却理丢却理皆成欲矣

吾儒言理就在氣上言氣就在理上離理無氣氣不在理外離氣無理理不在氣外無之而非氣無之而非理異端言性只是箇氣言氣只是箇欲以氣爲性不以理爲性以欲爲氣不以理爲氣無之而

非氣無之而非欲

氣一也有理的氣氣便是理無理的氣氣只是欲

吾儒以理爲宗佛氏以欲爲宗吾儒以善爲宗佛氏以無善爲宗善卽理也無善卽欲也

吾儒一點靈明在天理上說道心是也佛氏一點靈明在人欲上說人心是也吾儒以理爲性以欲爲障一切作用都是天理佛氏以欲爲性以理爲障一切作用都是人欲吾儒無極是無形太極是有理佛氏眞空是無理妙有是有欲

知覺一也覺於理爲吾儒之覺先知先覺是也覺於欲爲釋氏之覺皇覺圓覺是也吾儒以理爲性以覺於理爲心以覺於理之覺爲覺釋氏以欲爲性以覺於欲爲心以覺於欲之覺爲覺儒釋之所爲覺者不同所爲心者不同所爲性者不同也

吾儒言心佛氏亦言心吾儒言性佛氏亦言性其言語之相似處甚多但吾儒之心仁義之心吾儒之性義理之性佛氏之心靈明之心佛氏之性氣質之性靈明何嘗不是心但吾儒之靈明有所以靈

明者理也眞心也佛氏但以靈明爲心而不知以所以靈明者爲心心非其心矣氣質何嘗不是性但吾儒之氣質有所以氣質者理也眞性也佛氏但以氣質爲性而不知以所以氣質者爲性性非其性矣故吾儒之靈明皆理而佛氏之靈明皆欲吾儒之氣質皆理而佛氏之氣質皆欲吾儒心卽理也性卽理也佛氏心卽欲也性卽欲也然則儒佛雖并言心并言性祇同乎心性之名而逈異乎心性之實其所以異者不過理欲二字盡之一有

理一無理一無欲一有欲如是而已

佛氏言靈明吾儒亦言靈明佛氏言氣質吾儒亦言氣質靈明一也吾儒見爲吾儒之靈明佛氏見爲佛氏之靈明氣質一也吾儒見爲吾儒之氣質佛氏見爲佛氏之氣質吾儒之靈明有靈明之理不專是靈明吾儒之氣質有氣質之理不專是氣質佛氏之靈明無靈明之理止謂之靈明佛氏之氣質無氣質之理止謂之氣質吾儒非離靈明以爲理而必不離理以爲靈明非離氣質以爲理而必

不離理以爲氣質佛氏以靈明本無理以無理之
靈明爲靈明以氣質本無理以無理之氣質爲氣
質然則儒佛之差只爭一箇理字耳
吾儒一生工夫一生作用只在這理字上往聖先賢
只窮究這天理源頭千言萬語都只講明這理字
佛氏一生工夫一生作用只在這欲字上西佛東
祖只參想這人欲根柢千言萬語都只翻弄這欲字
儒曰易有太極言有理也佛曰覺性本空言無理也
儒曰純粹至善言無欲也佛曰眞空妙有言有欲

也。儒曰、一物不容。而萬物咸備。言無欲而有理也。佛曰、本來無物。而不礙諸物。言無理而有欲也。儒入于佛。佛托于儒。援佛溷儒。借儒談佛。陽闢佛而陰詆儒。明尊儒而暗崇佛。種種議論。紛淆熒惑。得其要而辨之。亦可以類推矣。

佛氏欲空其欲。又欲空其理。併欲空其空。以此為第一乘。為善知識。為大解脫。為大自在。夫空其欲。似矣。而併欲空其理。是空所不當空也。既空其理。則必不能空其欲。尚不能空其欲。又何以能空其空

乎況彼以氣爲性是雖云空欲而實未嘗空也以理爲障是卽欲不空理而實不能不空也空者無理也而彼猶以爲頑空空其空者并無無理也而彼自以爲真空頑空者無理盡也彼之所謂不爲理障不爲教縛者也真空者無無理盡也彼之所謂有無不立脫縛雙遣者也總而論之彼之所空者理也所不空者欲也空而不空者欲也空而又空者理也彼之所謂真空乃彼之所謂真性彼之所謂真空之性非吾之所謂天命之性也天命之

性無欲有理者也天理也善也眞空之性無理有欲者也人欲也無善也隨他閃爍翻弄千變萬化只無理有欲四字總括殆盡更無處躲藏無處馳騁矣

吾儒以實爲宗實者實有此理也千言萬語只是要有此理循理便是率性窮理便是盡性釋氏以空爲宗空者空去此理也千言萬語只是要無此理眞空以爲眞性明空以爲覺性夫此理本至有而不可無至實而不可空者也一有則無乎不有一

實則無乎不實吾儒之所以體用兼全也一無則無乎不無一空則無乎不空釋氏之所以內外俱䘮也

吾儒以理爲性釋氏以氣爲性吾儒以理爲心釋氏以欲爲心以氣爲性宗旨只在憑氣以欲爲心宗旨只在縱欲宗旨在憑氣憑氣則得不憑氣則不得是以憑氣爲教也宗旨在縱欲縱欲則是不縱欲則不是是以縱欲爲教也以憑氣爲教學者安得不憑氣以縱欲爲教學者安得不縱欲是故釋

氏之徒率皆汚穢不堪放僻無狀者非故畔其説而甘於不肖乃誤信其説而陷於爲非非粗習其説而流於世俗正深入其説而墮於禽獸也

佛氏既以理爲障所以只要抹煞理字既以欲爲性所以只要回護欲字其説似高出於吾儒而實左袒乎流俗故高者喜其玄妙可以欺世而盜名低者幸其放恣可以棄義而趨利無智愚賢不肖咸樂其便而遂其私所以嗜好者獨多而陷溺之尤易也若吾道平平實實至正大中高者失之過卑

者失之不及中庸之鮮能斯道之不明不行又何怪焉

唯不鶩泫遠故不墮情欲纔涉泫遠便墮情欲矣

總而言之吾儒之虛靈是有理的虛靈禪家之虛靈是無理的虛靈吾儒之知覺是有理的知覺禪家之知覺是無理的知覺吾儒只是有理釋氏只是無理儒釋之分有理無理而已矣

孔孟以善爲性善者理也仁義禮智是也程子以孔孟之性爲性朱子以程子之性爲性佛氏以覺爲

性覺者氣也精魂靈明是也象山以佛氏之性爲性陽明以象山之性爲性

程子得孔孟之道于遺經朱子得周程之學于遺書至論其入門則一自濂溪一自延平不可誣也

孔子聖之至朱子儒之至

濂水建圖遂啓程朱之鑰天將以大鄒魯之傳也天泉證道爰闢錢王之門天將以絕洛閩之脉也

象山之有慈湖陽明之有泰州觀其流知其源矣

陽明象山之功臣龍溪陽明之佞臣

龍溪在王門功之首在聖門罪之魁

象山之說慈湖而後無傳焉至文成而大行紫陽之學文敬而後寖息矣至整庵而復著

文清勉齋之後一人文敬文清之後一人整庵文敬之後一人

論其體段元公似孔子純公似顏子正公似曾子文公似孟子

晦庵似孟軻而周詳過之象山似曾皙而狂放過之

問嘗罕譬而喻晦庵是字紙象山是白紙晦庵是有

星秤象山是無星秤知道者自能辨之

朱子之學即程子之學程朱之學即孔孟之學若程朱非則孔孟亦非矣

程朱之學孔孟之學也程朱之道孔孟之道也學孔孟而不宗程朱猶欲其出而不由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

或曰敢問其所願學曰孔子集諸聖之大成朱子集諸儒之大成孟子願學孔子履也願學朱子曰許文正薛文清何如曰姑舍是曰陸文安王文成何

如曰不同道文正文清之于朱子猶夷尹之于孔子文安文成之于朱子猶告子之于孟子也

顏子明道難學學顏子不如學曾子學明道不如學伊川學曾子正是學顏子學伊川正是學明道

程朱之居敬窮理卽孟子之知言養氣子思之擇善固執曾子之格致誠正孔顏之博文約禮堯舜之惟精惟一聖聖相傳宗旨無異然二者相需并進究竟只是一事蓋居敬乃窮理之本而窮理卽居敬之功未知者非敬無以知已知者非敬無以行

靜焉非敬無以存動焉非敬無以察此敬之所以徹上徹下成始成終而爲明善誠身之要也

或問明道顏子一派伊川曾子一派晦庵孔子一派象山孟子一派文淸晦庵一派文成象山一派未知是否曰似矣而未盡也象山陽明入手直捷處畧似孟子然孟子才甚樣大學甚樣醕豈區區二子之比竊謂文公英發豪邁眞似孟子其嘿識心通又似顏子躬行實踐又似曾子而爲學立教漸次平實則又大似孔子偉哉文公誠三代以後之

一人也

余於文公無間然

洙泗之統唯朱子得其正濂洛之學唯朱子滙其全

自開闢以來未有孔子自秦漢以來未有朱子朱子乃三代以後絕無僅有之一人

不有孟子則孔子之道不著不有朱子則程子之道不著而孔孟之道亦不著不有羅子則朱子之道不著孔孟周程之道亦不著而堯舜以來相傳之道亦因之不著蓋羅子之道朱子之道也朱子之

道程子之道也卽孔孟之道也卽堯舜以來相傳之道也列聖諸賢授受唯一而守先待後閑聖距邪之功則戰國之孟子宋之朱子明之羅子尤其昭日月而垂天壤者也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羅子之功不在朱子下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

慈湖只要一却不一白沙只要自然却不自然

文淸而後流于拘陽明恐其滯于實而虛之致良知三字所以虛其實也而不知其淪于虛文成而後流於蕩見羅恐其淪于虛而實之修身二字所以

實其虛也而不知其滯於實淪于虛者偏于內不知無外之非內也滯于實者偏于外不知無內之非外也

致良知三字無病陽明說得有病修身爲本四字無病見羅說得有病

口距揚墨何如身距揚墨

先儒謂秦不曾壞了道脉至漢而大壞予亦曰元不曾壞了道脉至明而大壞明之壞不在弘正以前而在弘正以後不在嘉隆以後而在嘉隆以前又

不可不知也

顧端文曰孟子闢楊墨其功不在禹下闢告子其功又在闢楊墨之上予亦曰朱子闢佛老其功不在孟子下闢象山其功又在闢佛老之上羅子闢禪宗其功不在朱子下闢姚江其功又在闢禪宗之上蓋楊墨佛老禪宗之于吾儒也各建旗幟互相角犄邪正判若霄泥闢之猶易爲力告子象山姚江之于吾儒也改頭換面隱跡潛蹤是非差之毫髮闢之尤難爲功也

性善之說始於孔子著於孟子發揮於洛閩諸子無善之說昉於告子盛於姚江遏止於東林諸子

無善無惡之說人人皆能知其謬而闢其非唯高景逸顧涇陽二先生四路擎拿針針見血使陽明復生亦將理屈詞窮更無張口處矣

子輿單提性善二字景逸涇陽痛闢無善二字皆功在萬世

夫子之四毋毋毋其私者也陽明之二無并其公者而掃除之矣顏子之四勿勿其非者也告子之二勿

并其是者而禁遏之矣

天泉一證而無善無惡之說自此大行二泉一證而無善無惡之說自此漸熄邪說盛衰之機正學消長之會也

道理無彼此工夫有先後

既謂之理更有甚內外有甚精粗

朱子釋格物曰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蓋極者天理之極致卽至善也格物者窮至事物之理卽止於至善也故格物卽是窮理卽是

盡性卽是至命陽明謂朱子所謂格物云者是以吾心而求理於事事物物之中未免析心與理而爲二斥之爲玩物喪志爲狗外遺內噫是誠朱子所謂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也高子忠憲辨之詳矣

朱子恐人分心與理爲二而渾而一之陽明反謂其二之陽明欲合心與理爲一而實歧而二之學者反謂其一之抑未取朱王之書而細讀之也

心外無理理外無心無乎非心卽無乎非理聖賢言

心便是言理○言理便是言心○有時言心不言理○言心卽言理也○有時言理不言心○言理卽言心也○蓋心非理外之心○理非心外之理○或分說○或合說○或單提○或并提○無非此箇物事也○世儒膠執己私○主張偏見○不肻虛衷靜氣○體貼聖賢道理○玩味聖賢語意○反咲傳註之支離○詆先儒爲割裂○是誠坐井觀天○而謂彼蒼之小也○亦烏足怪哉○

這重擔○越擔越覺重○越重越放不下○這長途○越走越覺長○越長越住不下○

閑道錄卷中終